

1601

鄭州文史資料

第九輯 第一輯 (总第十一輯)

92

荟萃“三亲”史料
博览近代郑州

鄭州文史資料

1992 年第 1 輯

(总第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鄭州文史資料
PDG

封面题字:海丙离

封面设计:秦增美

郑州文史资料

1992年第1辑

(总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郑州市北二七路76号 邮政编码450000

郑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2年6月

河南内部报刊号:HN922197 工本费1.40元

目 录

地下党在郑州活动片断

开封工委几次往郑州派人的情况 郭有义(1)

开封工委派我在郑州做地下工作..... **孟庆煊**(4)

郑州地下党的部分活动情况..... **郑士敏**(7)

我曾掩护过郑州地下党的活动..... 刘德宣(10)

孟庆煊从我家逃离郑州..... 李平一(14)

我在郑州绥署做地下情报员 周伯鹏口述
傅长德整理(16)

解放前夕汜水保安司令方子美被歼记 ... 姚广先(27)

活捉处决郑州专署保安司令兼汜水县

县长方子美的经过 李治军(35)

解放郑州时激烈的外围战 柳山朵(40)

郑州服装工人支援解放战争情况

——忆中原军区被服局第二厂..... 阳臣夫(48)

郑州市工业学校的回忆 吴栋梁(59)

解放前我在教会学校的经历..... 王隐邨(83)

郑州圣德中学的创立 吴惠民(111)

圣德中学的宗教活动 **陈博万**(116)

郑州回族圣达中学创建前后	马瑞轩(118)
圣达中学建校初期	金振铎(121)
解放前郑州老坟岗江湖行当活动内幕	
.....	袁培经(123)

解放前地下党在郑州活动片断

开封工委几次往郑州派人的情况

郭有义

开封工委的前身，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开封情报站”，站长为牛天锡（即我本人，原名郭有义，在国民党军中曾化名郭成和）。开封情报站于1945年5月，派刘润梓（当时名刘振举，现名刘洪涛）、金克（当时名张立富）两位正式党员到郑州工作。他俩打入伪河南省特别区郑州铁道爱路委员会（该会归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开封铁路局领导），刘润梓是以开封铁路局铁道别动队驻开封联络处主任为掩护，金克在情报站机关当报务员。六月下旬他俩才跟随以陈震宇为总会长、申光华为副总会长，日人西村中校为顾问的三十多人组成的铁道爱路委员会机关，从开封乘车来到了郑州。该会会址设在郑州车站对面一条街的一家客栈内。总会机关设秘书、情报、行政等三个组。总会在郑州以南到信阳设五个分会。第一至第五分会分别设在新郑、许昌、郾城、驻马店、明港。刘任第四分会会长兼第五分会会长，金任秘书。爱路委

员会下设铁道护路军，系正规武装部队。每个分会长都兼任护路军分队长。其任务是：在铁路两侧 15 华里以内，了解掌握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情况，一面防止我军破坏铁路桥梁涵洞，一面可与我军进行物资交换，利用物资交换搞我军的军政情报。而我们派去的同志的党内任务是：利用职业之便，观察敌军在铁路沿线的军事设施、驻马店军用机场情况以及敌军的调动和日军重要军事情报等。他们除了完成上述任务外，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润梓给我绘了一张日军在驻马店军用机场的草图，日本投降后，我派人去把他们叫回。

1945 年秋或冬，派唐醒民（曾化名王万里、王鹏飞、王贵）到郑州中原总公司（他 1944 年秋由开封派去洛阳中原分公司），日本刚投降，他一到郑州就碰上国民党查封逆产、抓汉奸，他便替资本家顶缸被捕，押在开封第一监狱，住了三个多月，经胡万杰（地下党员、在开封当律师作掩护，唐去洛阳时就是胡写的介绍信，1947 年牺牲）同志营救出狱。1946 年初，唐出狱后我分配他到郑州、洛阳、新乡一带活动，这时开封工委尚未成立，我担任中共陇海线特派员，在开封及陇海路沿线整顿组织。1946 年 3 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研究决定成立开封工委，兼管白区其他城乡地区工作。任命牛天锡（我的化名）为书记，李成及另一位地委级干部（未来，姓名不知）为委员，因工作及环境关系，他二人未能出来，到 5 月份，城工部改组开封工委，任命我和方敬之、王贵（即唐醒民）三人为委员，我和方为常委、我（牛天锡）任工委书记。王贵在新乡成立了一个支部，在郑州没有建立起组织。

工委和情报工作是两回事。工委受党的系统领导，任务

是以搞群众运动（工运、学运、兵运和群运）为主，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建立党组织（党支部），也搞情报；情报工作是受军事系统领导，开封情报站，是受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领导。任务以搜集敌军情报为主，发展的党员单线领导，不建立支部。

杨玺东同志，抗日时期在开封伪河南教育厅任科员为掩护，作学校（中、小学）工作。日本投降后，派他在郑州南城壕（现南城马路）路南开一木料场作掩护，化名刘延年（解放后名刘亚平）开展地下工作。在北柴禾市路西还有个木料场，系资本家合资经营，经理康作福。1946年初，孟庆煊被根据地派出，他说到开封找我接头未接上，直接来到郑州。当时郑州德化镇镇长刘德宣，是孟的老相识，刘把孟安排在镇公所当文书上士。李寒秋是4月份由根据地派出到郑州工作。李是经我派当时在省保安五团当额外副官的张以诚同志，从民权县铁路北小陈庄（根据地边沿），把他接到开封，遵照上级指示，又由张以诚把他护送到郑州的。到郑后由刘延年介绍他到康作福木料场当会计。李寒秋的叔父是郑州专署警备副司令，1946年秋，李去找其叔父劝其为共产党工作，不但没成功，反而被其叔父扣押起来，拷打严讯，李寒秋遂叛变。接着警备司令部就追查他在郑州的关系。李寒秋把他知道的党在白区的关系供了出来。刘德宣（是康作福木料场股东之一，而且和共产党拉的很近）被捕了；孟庆煊逃回了根据地；刘延年所住的西一街被包围了，他与妻子杨林及李寒秋的一个十二岁的侄女仓惶逃出；郑州军方（国民党）通知刘茂恩（河南省主席）逮捕张以诚，但李寒秋只知道张是省保安第五团的副官，不知其名字。刘茂恩密令五团逮捕张副

官，译电员马良译出后立即报告团长张绍儒，张遂把以诚放走（因他是额外副官不在册），张给刘主席复电说无此人；接着，我在曹门大街的故居和民权小陈庄的关系陈应山家，都受到追查。因我早已搬家，敌人找不到我，就去包围了陈应山的家，陈有枪，和特务对打了一夜，特务走后，陈吓病了，在商丘住了一段医院，1948年病故。

1984年5月3日

（作者：郭有义，男，1909年生，河南省林县人，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7月任十八集团军总部开封情报站站长（代号51号）；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海淀区区长，西北局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76年6月在兰州炼油化工总厂离休。）

（本文编辑 张风云）

二

开封工委派我在郑州做地下工作

孟庆煊遗稿

我是1940年11月，从延安出来到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即十八集团军前线指挥部）的。我去郑州是1946年3月，从邯郸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我们六七个同志同坐一辆胶轮车到达曹县，换了衣服分头各自走了，我是到开封找郭有义

(即牛天锡)。当时牛天锡是开封工委书记，是通过他到郑州来的。他给我三个任务：一先找个职业作掩护；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三利用合法身份搞议会斗争。当时形势是：抗战刚胜利，蒋介石反共气焰较高，前两条任务我认为可以完成，第三条我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有搞。

郑州我很熟悉，我二十多岁曾在郑州平汉路当路警，1936—1937年我在郑州西站当包件夫，打旗、挂车，一直干到日本侵占开封前夕，1938年初我赴延安。还跑过开封至洛阳这一段火车，因此，平汉、陇海两路有不少老朋友，所以派我回郑州做地下工作，认为有便利条件，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有很多熟人都知道我到延安去了，知道我是共产党。

刘德宣是我过去的换贴弟兄，他是郑州三官庙人，在郑州德华镇当镇长。我去延时把妻子留下，是他帮助送回老家。刘从小家穷，对当时社会有点不满，向往革命，我去延安时想带他走没有走成。1946年3月，我回到郑州后，4月份刘德宣把我安排在德华镇公所，当文书上士搞文件收发等。刘把我安排在镇公所工作后的第三天，我去西二街找刘延年，在他家见到杨林和李寒秋。我对刘延年说，我住在刘德宣家，他给我安排了工作做掩护，有了公开身份，今后就好活动了。5月份我又搬到镇公所住，直到9月初李寒秋被捕，我离开郑州回根据地。这一段时间，我对刘德宣进行革命教育，刘德宣帮助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一给我安排工作；二、给我讲了郑州县政府、专员公署的情况；三、对我不错，很照顾；四、在社会上也搞了些活动：去找了郑州洛达庙的郑士敏，（人很老实，也是我的换贴弟兄），刘德宣把他也安排到镇公所协助我工作；找过李品一，他是地下党员，原在冯玉祥将军处当

参谋，当时在南门里石灰厂当先生，我们的情况他也知道。当时议会斗争不好做，但也做了这方面的准备。

9月初，有一天刘延年突然到镇公所来，帽子压的低低的，对我说他要离开这儿，等几天有人和我接头，他表情很紧张，只说了两三句话就走了。情况没讲清，当时我想，李寒秋不出问题就不要紧，他要有问题，我了解情况有三个办法。第一找刘延年家已无人；第二我去板店，在门口看见康大爷（康作福），他说：“出事了，李先生（寒秋）被捕了”。我说：“坏了”。没敢进门就离开板店；第三我问刘德宣，李是否出事了？刘说和他有关，我说营救他吧？刘说你赶快离开，我说去哪儿？他说去西乡。我去西乡郑士敏家，又怕出事牵连他们，就去李品一家。在他家吃了顿饭，他又给我开了张路条去新郑县。夜里扒火车到漯河东乡五里堡换帖弟兄胡洗然家（胡知我去延安）。停了四五天，敌人抓人的风声躲过去，我夜里又回到郑州，车未进站我就跳下车去郑世敏家，叫郑去找刘德宣，刘让郑捎话说，叫我离开郑州回老根据地去。我就坐车到张德回到解放区邯郸，留城工部担任秘书。1964年来郑州搞棉花，刘德宣对我说：当时有人跟踪我，所以叫你回根据地。

1983年7月11日

（作者：孟庆煊，1983年任商业部农业生产资料局局长，1986年春节后病逝）

（本文编辑 张风云）

三

郑州地下党的部分活动情况

郑士敏遗稿

我是民国元年（1912年）生人，祖籍郑州洛达庙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我在省立职业学校毕业，又考上平汉铁路警察学校，由郑铁二总段分配到邢台四分段，在此八天，又考到武昌下心河警察教练所，学习四个月又让回到邢台当三等路警（每月发10块钱，比士兵多3元）。1937年8月份卢沟桥事变后，河北情况十分紧张，我给郑铁二总段的宋发禹同学写信，让他把我调回郑州，他找了一个路警叫郭普林，与我调，我回到郑州后，在郑州平汉大机厂仍当三等路警。1938年正月15，日本飞机在郑州大轰炸，我不干就回家种地了。不久徐州吃紧，这时，我在武昌警察教练所的换贴弟兄孟庆煊（河北省永年县北刘固人），带着他的老婆和他侄儿来到我家。同时，我的同学宋发禹（郑州祭城人）、郑四德（河北省临铭县人）、王金斌（河北省顺德府人）、张世安（黄河北岸詹店人），先后聚集我家，大概住了一个多月。这时除张王二人回家外，其余的商量准备去西安，说投靠国民党的一个叫张仁杰的师长，托郑州红花寺的王彦芳给开了两封信件。孟这时手提路灯和红绿旗，给他老婆说，第二天准备到洛阳去登记（实际上是瞒着他老婆去延安的）。第二天孟庆煊走后，宋发禹、郑四德也都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约定好的在洛阳接头，然后一起去延安，但他们对外却说：到西安没找

到张仁杰，只找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把他们介绍到延安去了。孟庆煊离开我家去延安，留在我家的方园两用饭桌和单人铁床各一张，木椅四把，后来因生活困难，把铁床木椅变卖了，方园饭桌至今还存放在我家，木质很好，四十多年了，除用旧了一些外，还基本是原来的老样子。

孟、宋、郑三人到延安后，也曾多次化名给我来信（孟化名叫孟寒月、宋化名叫宋一夫、郑化名叫郑一春）。他们信中动员我去延安参加八路军，并介绍八路军队伍里面的一般情况，官兵一致等，信里还夹寄一些八路军歌曲，如大路歌、大刀歌等。当时因我是独子，家中离不开未能去成。

1946年春，我在郑州陈五砦小学任教，孟庆煊突然来到我家，说是从开封通过一个马保长（不知叫啥，听说也是地下党）给他开了个身份证来郑州的。几天后我让他到老同学、郑州德华镇镇长刘德宣那里给安排隐避（孟刘原也认识），孟同意后去三官庙刘的家里，在这里刘的母亲还给孟拆洗了被褥，并把孟送到郑州顺河街（现在的解放西路）刘的朋友家住，刘在开封受训，几天后回来。后来刘把孟安排在德华镇公所担任收发做掩护，不久，又让我也来镇公所配合掩护，不再教学，接了孟的收发，让孟改作民政工作。时间不长，大约是这样种麦时，南关木料场康作福那里，有个姓李的（不知叫什么）突然被国民党逮捕了。那天早上孟对我说出去有点事。我让他等一会，说把文件登记完和他一起去，他说：“我先出去一下，你先登记吧！”一个多小时后，孟从外面匆匆忙忙回来，我见他慌慌张张，问他干啥？他说有事。随后我见他把脚上穿的皮鞋脱了下来，扔进被子里，换上布鞋后对我说：“德宣叫我到顺河街一下”。孟走后不一会，刘德宣

在顺河街往镇公所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也去顺河街一下，我去后刘说：“孟已到你家去了，你赶快回去给孟作一下安排……。”这时我才知道情况不好，我怕孟的行迹被别人发觉和怀疑，我随即返回镇公所，把孟扔进被子里的皮鞋取出来摆好，被褥又重新整理恢复原状，我才赶回家中。到家后，孟让我去向刘要几块钱，说是准备去漯河。我回到刘家把孟要钱的事告诉了他，刘德宣说：“叫他（指孟）不要慌，等我把李的事情处理好后，把李营救出来，再等几天就可以了……。”我回到家中，因孟等不急，已经离开我家走了。我因不知他的去向，怕出问题，又追到我的亲戚刘莹夫家，通过刘又找到刘胡同李品一家（我知道孟李关系很好），询问孟的去向，李说孟未来他家（后来知道是从李家走的，当时为了孟的安全，李未告诉我）。几天以后，孟又回到郑州，找到我本家兄弟郑小屯家，听说是郑用小毛驴把孟护送到黄河南岸，孟自己走了。

1948年八九月份，郑州解放时，孟庆煊等人身穿八路军服装，骑着马路过郑州，还专门赶到我家，吃了一顿饭就随大部队南下走了。

1983年9月1日

（作者：郑士敏，男，1912年生，祖籍郑州洛达庙67号，农民，已病故。）

（本文编辑 张风云）

四

我曾掩护过郑州地下党的活动

刘德宣

1936年，我在河南省立郑州工业职工学校毕业后，又投考平汉铁路警察学校，被分配到郑州铁路警察总段漯河分段孟庙车站警察所当三等警。当时分到这里还有孟庆煊。宋发禹（郑工老同学）和郑思德（孟的同乡），他俩分配到郑州总段，郑士敏（郑州洛达庙人）分到詹店车站，刘道亮（郑州市石佛乡南留村人）分到黄河南岸车站。宋发禹后来任警长。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都是学生出身，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不满，向往延安。1938年延安抗大招生联络处，驻郑州一马路大金台饭店楼上，宋发禹、孟庆煊已和延安抗大招生同志接了头（后来才知道），宋通知我们几个人在郑士敏家开会，谈去延安的事。结果认为我年龄小，郑脑筋死，让我们暂留郑州，他们先去，在到洛川时来过一封信，到延安后也不断通信。宋通信用化名宋光甫、代号合作商店，我的化名是刘国杰（孟庆煊化名用孟寒月），他让我参加国民党地方工作，将来有用。

1936年，郑州专署曾办过一次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我考上没去，我哥顶我的名字去受训后没干，后来县政府查我受过训，让我当了联保主任，1940年郑州一区划为五个镇（维新、豫丰、德化、长春、凤台），区长毛汉民，让我担任长春镇镇长（试验期），三个月后又合并成三个镇（维新、德

化、大同)，我任德化镇镇长。我在和宋发禹通信中，曾暗语告诉他郑州驻军、专署、县政府、专员、县长的姓名及其他一些情况，1941年突然与宋失去联系。

1946年日本投降后，我又到德化镇当镇长（1942年因灾荒和1944年郑州二次沦陷，我都不干回家了），这年春天孟庆煊突然来到郑州，他先去郑士敏家，了解我的情况后，由郑把他领到三官庙我家，然后由我弟弟把他领到市内顺河街我的家里。第二天我叫妻子去一道街回她娘家，把我俩反锁在屋里谈话。我向他谈了这年和宋发禹通信的情况，参加国民党地方政权工作的情况，告诉他我参加了三青团，并说让我参加国民党我没参加，……等等。孟庆煊告诉我宋发禹已牺牲，他是回来作地下工作的，问我敢不敢掩护他，我说敢。他又对我说：“可以参加国民党，做灰色工作方便……”。我后来把孟庆煊安排到镇公所当文书，搞收发工作做掩护，不久，又让郑士敏不干教学工作，也来镇公所协助孟的工作，让郑接替孟的文书，让孟改做民政工作，可以接近群众。

1946年大约4月份，我到康作福木料场去（这个木料场是我与看守所长何景岑、警佐——局长李××合资开的，康作福任经理），康作福对我说：“南城壕木料场经理刘延年（住西一街54号，互相认识，当时不知他是地下党），给咱介绍一个柜先儿，叫李寒秋，你给他办个身份证吧！”我见到李寒秋后，见他来找过孟庆煊，估计他是地下党，所以我没多问，就给他办了户口和身份证。

这年秋天，一天夜里天还不明，郑州专署电话兵（姓名忘记了，平时友好）给我家里通电话说：“你那儿军队包围了，抓共产党哩！”我听后来不及穿好衣服就往镇公所跑，这时老

孟正在着急，他问我：“会出去不会？”我说：“我送你赶快走！”我叫他去西南乡刘胡垌找李品一。孟庆煊走后，我赶回镇公所赶紧召集几个靠近孟的青年工作人员开会，我说孟已走了，我若被抓，你们谁都不要承认镇公所住过姓孟的。我一个人的官司好打，不管问啥你们光说不知道，都叫问我，怕你们说错了咱都得完。

刚说完，专署侦辑队长王立亭带人就抓走了。这天专员有事，把我放在传达室里一天，群僚们轮流来作说客，让我说出与共产党的关系，并说他们掌握了我的情况。直到夜里下一点左右，专员王光临才亲自把我叫去讯问，他开口就问：“你和共产党的联络情形、庇护共产党工作人员的事，详细说出来。”我不知他们都掌握了些什么材料，不敢乱说，我当时就装做委屈的哭起来了，光哭不说话，等王先说，便于摸底。王光临见此情形就说：“你的木料场庇护共产党你知道吗？”这我才知道是李寒秋出了事。我说：“木料场是我和何所长、李警佐各拿10元开的，经理老康，弄这事儿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追问，我就是不承认和共产党有联系，他火了，把秘书陈荫南（他儿子是我的干儿子）、一科王科长（名字忘记了）叫到他的屋里。王光临说话声音小听不清，陈、王故意大声说让我听见。听陈、王说：“他这人也不是好惹的，没有证据用重刑，他会去南京告你（他们知道我认识社会部部长顾正伦）。不如照李寒秋的办，明放、暗防。”后来王专员把我叫去说：你先回去吧，事情不算到底，回去要好好反省交待问题，……。

我离开专署，觉得有人盯梢。但我害怕李寒秋把我们供出来，就想暗中去了解情况，把他搭救出来。第二天，我去